

通天河

戴步章口述

唐三藏師徒人四個，連馬五眾生，奉唐王聖旨去西方拜佛求經，無非是餐風宿露，戴月披星，登山涉水，夜宿曉行。在路上行程非止一日，好幾載工夫，今天在一個傍晚時分，時在深秋，前有八百里大水阻路，一無舟楫，二無橋樑，天色已晚，不便西行，在河附近找一個地方借宿。這一個莊上有幾百家人家，偶然性的巧合，就到這一家前來借宿。這一家的主人叫陳清，陳二員外，陳大員外叫陳澄。二員外把他們接家來。還好呢，這個人家中與僧道有緣，樂善好施，濟困扶危，出家人走遠道而來，前來借宿，必定好好地款待，邀請到廳上坐下來。唐三藏既然曉得三個徒弟貌凶頑，天色已曉，不要把人嚇了，在聽下東廊房比較黑暗避光的地方，叫三個徒弟坐到那個裡頭，他本人跟二員外坐到上頭談談。

二員外吩咐人廚下辦素齋。生的弄熟了，冷的弄熱了，有一會耽擱，坐到這等，單吃茶等，難過呢，要找句把世務談談，找個話來說說，如果是老朋友，就好弄了，要談的話多呢；才認識的，問過尊姓大名，就沒得話說了。沒話，要找話說。

“ 嗯，老院主。”

“ 嗯，大和尚。”

“ 貧僧進門借宿，多蒙熱情招待，但見你老院主面有愁容，二目含淚，不知有何心事？ ”

“ 俺…… ”

倘唐僧不問，人家不過是面帶愁容，二目含淚，這一問，觸動悲情，止不住二目中滔滔流淚：

“唵，唵，唵，唵……大和尚，你是外地人，不知我們此地的事件。此地人也就不問了，都曉得。你老人家不問就不談了，既問，我要說了。”

“噢，請老院主，請老施主賜明見。”

“我們這個地方通天河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有河神。”

“阿彌陀佛。”

“他保佑我們這個地方人畜無災，五谷豐登。”

“好，感應一方興宙宇，威靈顯赫保黎民，年年莊上施甘露，歲歲村中落慶雲。阿彌陀佛，好。”

“大和尚，不好嘛，好我倒不淌眼淚了。這是幾年的話了，最近這個幾年不同了。”

“菩薩不保佑了？”

“不，還是年年莊上施甘露，歲歲村上落慶雲；還是人畜無災，五谷豐登。”

“唔唔。”

“但是菩薩要酬勞。”

“安，安。”

“要做，做，做會。”

“迎神賽會也無可非議。”

“要香花果貢，要豬羊牛酒來提供。”

“這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“是的，無可非議也好，在情理之中也好，有，有個玩頭，一年春秋兩季，上半年三月初三，今兒個九月初三，一年春秋兩次，每次做會必須一對童男女送給大大王享用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“這雖則恩重尚有害，縱有慈悲尚傷人，只因好吃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”

“噯，老施主，什麼昭彰正直，分明是妖怪吃人！”

“安，大和尚，這兩個字犯忌呢，不能談。”

“唔，你老施主有德。”

“我恐怕缺德。”

“你老施主有幾位公郎？”

“膝下凋零，單生一子，今年七歲。”

“不妨。”

“不妨，方了不得圓歐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幸我和尚到此，令公郎有救。”

“噢，你大和尚禪恩深似海，佛法大無邊。”

“悟空，悟空！”

唐三藏望著底下在喊。孫悟空答應了：

“噯。”

“我剛才跟這位老施主所講的話，老施主跟我說的話，你可聽見的啊？”

”

“耳朵又不聾，地方又不遠，你們說的喉嚨也蠻高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”

“分明是妖怪吃人。”

“嗯，對的。”

“你要救他一救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”

“嗯，造寶塔，好呢。”

“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”

“嗯，這些話吶，我耳朵裡頭老繭都聽出來了，自從跟你作徒弟，這幾年，‘慈悲’二字一天到晚掛到嘴頭。我先前不懂，後來你又講了：‘予人以樂曰慈，給人以快樂；拔人之苦曰悲，把人的痛苦拿掉。’好咧，我就聽你的話咧。”

“人家有痛苦了，啊，要，要骨肉分離了，你要救他一救。”

“好呢，好呢，不聽師父的話遭雷打呢。”

“老施主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你下去。我這三個徒弟，最狠的呢就這個猴子。你不要看那個藍臉紅鬍子大個子，膀條蠻壯的，個子蠻高的，但……，老實人。你看這個豬頭三，長嘴大耳朵，你看他這個凶頑的樣子，有點個獸巴六扯的，也不行，也沒得了不得。最要緊的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像個猴子的這一個，你去求求他，他只要拍了胸脯子，不要說你家一家，就是全莊的百姓，他都能救。”

“噢，噢噢噢噢。”

“噯，不能喊他猴子，喊他猴子就不恭敬，不禮貌了。他姓孫，喊他孫大聖，齊天大聖，孫活佛，最好你喊他齊天大聖，他最歡喜。”

“噢噢噢噢。”

老頭子下來，一嘴繞口令都下來了，什麼玩頭？就這麼熱羅菠燙了嘴，呱哩呱哩的，唐僧教他的，他一路走著：

“孫活佛，孫老活佛，孫大聖，齊天大聖，孫老活佛，齊天大聖……”

跑到面前“撲禿”往下一跪。跪下來磕頭？磕頭啊，他簡直拿肉頭撞石頭，碰響頭，磕頭如雞啄碎米。

“啊，孫老活佛，啊，齊天大聖。”

“起來起來，起來起來。你不要睬我家老和尚的話，用不著求拜，爬起來，爬起來。”

“噢噢。”

“頭上磕起瘤起來了，你找話說呢，疼不疼啊？”

“嗯，不疼歐，只要小兒有救。”

“我把你這個樣子看了下子，你家道不壞。”

“我家不窮。不但我家不窮，陳家莊幾百家人家都不窮，人畜無災，五谷豐登。在這塊作醫生，開醫院，保證討飯，沒得人害病，連畜生都不害病，五谷豐登噯。”

“不看吃的看穿的，不看穿的看住的，看你這個樣子著實有幾個呢。”

“你老人家能救我家兒子，你要多少錢，我把家私一起都把你。”

“找話說呢，我要你錢呢，我們出家人不要你的

錢。我不要你的錢哎。你說的你家兒子，送了把妖怪吃去，送把大大王享用，怎麼好好攤你送，五百家人家旁人不送？”

“抽籤的哎。”

“噢，抽籤，等于拈鬮就是了。”

“噯。今年的三月初一做過會之後就抽籤了，五百家人家，哪一家有童男女，哪一家中籤，就哪一家到了下半年送了去。今兒個吶，到了天亮沒事了，又抽籤，抽明年三月初一的。”

“照這個說法，你就是六個月前就曉得要送你家兒子把妖怪吃去了？”

“安。”

“不對咧，你家私蠻大的哎，就一個兒子哎？”

“安。有三個五個嘛倒也罷咧，就一個哎。”

“你有錢，只得一個哎，窮人家就不止一個了。”

“沒得窮人哎。”

“這塊沒得窮人哎，過了三十里五十里，一百兒八十里，噯，一千里，到那個貧困地區，窮鄉僻壤，那塊窮人啊，他錢沒得，兒女多，不要不要，一個；不要不要，又一個；不要不要，上半年一個，下半年一個；不要不要，雙胞胎，啊呀，養上一群嚎喪鬼，啃斷脊樑心，又窮，孩子再多，不得了。你吶，花個一千兒八百的不在乎，買一個孩子家來，到獻的時候你把你家兒子擺到家裡頭，把這買的來的孩子送了去，不是蠻好的嘛？人家家裡得了這個錢，又可以養那些孩子，用這些錢種田的時候投入老本，做生意的時候投入資本，就能夠翻身，何樂而不為，利人利己？”

“大和尚啊，我，我曉得呢。”

“你曉得就應該要做到咧。不舍得那些錢，現在臨其時了，不行了。”

“我們莊上買孩子的人家多呢，好幾年咧，我，我想的，不能玩。”

“什，什，什麼事不能玩？”

“拿自己的心，比別人的心，我要買個孩子家來做壓子的，買這個孩子家來，做奴隸的，做佣人，這個倒也罷了，曉得拿得來送了把菩薩吃的，我有錢的人家的孩子就留著，人家窮人的孩子就骨肉分離啊，我想想這個事情損呢，不能做，我情願把自己的親骨血送了去，我明兒哪怕買個孩子家來做兒子。”

“咦喂咦喂咦喂，老太爺啊，你這個人著實不錯啊。”

“人生在世，律己修身，齊家治國平天下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治國平天下嘛，那個沒得份咧，律己修身，齊家，應該人人做到。”

“好！你把你家兒喊得來，把我望下子。”

“唔。”

二員外叫人去把兒子喊得來了。

小孩子七歲，從小就這麼個老來子，並嬌生慣養。自從上半年中籤以後，更慣了，曉得他還有六個月倒要死了，所以要吃啊要玩啊，隨他；要上天，拿梯子，隨他怎干。孩子拿個東西，看見家裡蠻好玩的。

“來歐來歐。”

“安，嗲嗲。”

“來，乖乖，這位就是大和尚，你的救命恩公，活佛，趕緊過來磕頭。

”

“看見一個猴子！”

“不要瞎說！不要瞎說！活佛！齊天大聖！”

“來歐來歐，老太爺哎，你不要吵塞，猴子嘛就猴子咧，你不要聽我家老和尚說的，猴子就罵我啦，沒這話哎，猴子就猴子，又不錯的。我週身用老虎皮穿起來，我就是老虎啦？不是的哎，不要瞎鬧了，不在外表。就是他三更天送了把妖怪吃？”

“安安。”

“你望著。”

“歐。”

孫大聖叫他望著，就地一滾，搖身一變，變成陳關保模樣。老頭子一望：‘咦，剛才這個猴頭和尚沒得了，兩個兒子了。’孫悟空又變回了頭。

“來歐，老太爺哎。”

“噯噯，大和尚，做啥？”

“你不管咧，剛才我變的你家兒子，你看像不像？”

“像呢。”

“像呢，好的，就這個樣子，你把你的兒子帶到後頭去，好好的讓他攻書上學，啊。我等到三更天就變成你家兒子送了去，沒的話說咧。”

“大和尚啊，你老人家這個……”

“我啊，我嘛自我犧牲。”

“這個……我把一筆錢把你家師父。”

“不要找話說了，我們不要錢，要錢我們倒不來了，不做這回事情了。自我犧牲，做好事，慈悲，救人一命勝造七極浮屠，造寶塔，嗨嗨嗨嗨。”

“我把你老人家塑個銅像在家裡頭，早燒香，晚換水。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不與我相干，你塑個銅像也好，畫個像也好。說不定歐有的不憑良心的人，我代他把事情做掉了，背後還說呢，‘這個小伙子。’‘這個小伙夯貨哎。’還罵我猷瓜，罵我夯貨，罵我書猷子。隨你怎麼說法子。”

“好好。”

正在說著，後面一陣哭聲。

“噯，老太爺啊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我們一進你家大門歐，你面帶愁容，二目含淚，是為你家令公郎要流淚，現在你家兒子有救咧，後頭哭得嗚嗚的，哭成一條聲了，死下人來啦？什麼玩藝頭啊？”

“大和尚，我估計歐大概是家兄。”

“令兄怎干？”

“我談了半天是談的童男哎。”

“安安。”

“還有童女咧。”

“你就是一個兒子哎，膝下凋零，單生一子哎。”

“我們老弟兄兩個沒有分過家。”

“啊，嗯。”

“中籤之後吶，我家大房裡出童女，二房裡出童男。家兄膝下凋零，單生一女，今年十三歲，叫一稱金。”

“安，你們一家出一個。”

“聽說侄兒有救了，姑娘三更天要送命了，大概這個樣哭起來了。”

“噢，難怪難怪，實實一個不救倒也罷咧。”

正說著，大老頭子出來了，到了孫悟空面前往下一跪，肉頭撞石頭，碰響頭，碰破了頭，“拱咚，拱咚”：

“孫老活佛，孫老活佛！”

“噯，爬起來，有話好說。”

“望你老人家救命歐，救命！”

“自我犧牲，你家弟兄兩個談下子，究竟救童男，還是救童女。我，天生自我犧牲，變童男也行，變童女也行，你們弟兄兩個商議好了。”

“噢。噯噯噯，老二，不談了，姑，姑娘沒救了。你先請的哎，人家只能救一個，你先請的，事有先後。再說，女孩子，嫁出門的人，代人家養的，男孩子是陳氏們中香煙后代。孫活佛，對不起歐，難為難為歐，多謝多謝歐。噯……”

老大要朝後頭跑，老二把他拖住：

“唉，大哥站住。你不來吶，我沒有想得起來，你既來，孫老活佛，齊天大聖只能救一個，這樣子，不會救姑娘嘛。”

“不，你請你的，我……”

“人家家頭本來認不得我，認這個房子來借宿，我們弟兄沒有分過家，人家是認這個房子來的，你是老大，沾點個先。”

“男孩子傳宗接代咧。”

“你要談傳宗接代，哥哥，我想過了，噯，你的侄兒我的兒子今年七歲。”

“噯。”

“如果等他娶親生子，再過十年，不成功。”

“十年，十七，不，不成功，噯，不成功……”

“到了十年，我們今年五十外歲了，到那個時候還不曉得在不在呢，我看救姑娘。”

“救姑娘嘛，倒沒得兒子了，還有孫子呢嗎？十年，一百年都沒得了。”

“沒得這話。救姑娘，今年十三歲，再有三五年，就能招個女婿家來，養個兒子，有假兒沒假孫，就傳陳氏門中香煙后代，我們老來就有依靠，我看還是救姑娘的好。”

“當然救兒子好哎。”

“不錯不錯，你依我的話，如果你不同意我兄弟的話，我就不請孫活佛了，我就把我家兒子跟侄女兒一起送了去。”

“來歐來歐，二位老太爺哎。”

“噯，孫老活佛。”

“你們弟兄兩個蠻義氣的嘛。”

“三綱五常，不談義氣。”

“這個樣子，啊，你們弟兄兩個吶，恐怕再獸不過了。”

“安安。”

“要救嘛當然一起救哎。”

“你老人家只能救一個哎。”

“你只認得睜眼的金剛，認不得閉眼的佛，只認得我孫先生，吶，這塊有位豬先生坐在旁邊，你們去見見，你們喊他豬老活佛，你們最好要喊他天篷大帥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你們可曉得什麼是天篷大帥啊？”

“嗯，不懂。”

“天篷大帥就是玉皇大帝面前督理天河的海軍部長，海軍總司令。”

“噢。怎麼變成豬頭三的？”

“搞腐化的，好嫖哎，變成豬頭三的樣子了。你們去請他，不錯的。”

“唔唔，好的好的。”

弟兄兩個跑到豬八戒面前。

“不要跪，不能，不能。大師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多蒙舉荐。”

“不是多蒙舉荐哎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極浮屠，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師夫剛才說過的，給我的教育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還不得白難為你，你代人家做這件事，人家還要請你吃一頓。”

“不忙不忙，不是談吃的事。三更天，你變童男，我變童女，送了把妖怪吃。”

“安。”

“妖怪嘴一張，我豬八戒就下了毛屎缸了，這時候吃一頓不錯，不能玩。”

“你這個人真獸巴六扯的好玩呢。”

“怎干？”

“怎干，先吃童男，後吃童女。”

“吃過你，就吃我。”

“他把我吃下去嘛就沒得命吃你咧。”

“就吃飽了，吃不下去了？”

“他把我吃下去，我叫他吃白的，嘔紅的，叫他吃了走脊樑心冒掉，他就沒得命吃你了。”

“嗯，對。莫忙歐，假使他先吃老豬，然後吃你呢？”

“沒得這話哎，童男童女，先吃童男，後吃童女。男女男女，先男後女，沒得個女男。”

“妖怪是變種。他修道啲，玩陰陽，先陰後陽，女人家是陰，先吃女的，後吃男的。”

“就是畜生嘛，也要認個公母，先公後母，沒得個母公。”

“有的畜生認公母，有的畜生不認公母，認母公，認雌雄，先雌後雄，不能玩。”

“我就不懂啊，這是有我哥哥在這塊的，假如我哥哥不在塊，妖怪如果來吃師父，吃唐僧肉，你怎麼說呢？”

“那個嘛我主動哎，跟他比耙哎，玩釘耙哎，這個嘛我送了去給他吃。”

”

“你把釘耙帶著。”

“ 噲 ”

“ 他玩先吃童男，後吃童女，你就不動。 ”

“ 噲。 ”

“ 他玩陰陽，你就跟他比耙。 ”

“ 噲。 ”

“ 他玩公母，你就不囉嗦。 ”

“ 噲。 ”

“ 他玩雌雄，你就拷他。 ”

“ 好，這個能玩，要把保險帶著，釘耙帶著，三個不對跟他比耙。不要忙，我們兩個人都走了，老和尚在這塊…… ”

“ 有沙老三。 ”

“ 對，你想得周到，我們兩個人上前，後防上沙老三負責。 ”

“ 噯，就這個說法。 ”

“ 好呢好呢。 ”

兄弟兩個變成童男童女去捉怪降妖。